

冒得官宦海

沉浮录



《官场现形记》故事选

冒得官宦海沉浮录

《官场现形记》之四

原著 [清] 李宝嘉

改编 小 螺

绘画 洪斯文 于成业

内 容 提 要

《官场现形记》是清末小说家李宝嘉（1867-1906年）的代表作，是清末“谴责小说”中最早、最有代表性的一部。小说集中暴露了封建社会崩溃时期统治机构内部的腐朽情况，集当时官场丑恶之大成，惟妙惟肖地塑造了清末官僚的百丑图。

本书的故事，就是这一名著中较精彩的章节。《冒得官宦海沉浮录》说的是齷齪无耻的小人冒得官在官场混迹，屡历坎坷，丧尽人性，最后为保住小小功名，竟把年仅十七岁的女儿送上门去给上司糟蹋……

本故事选通过连环画形式，形象地反映了清末官场的丑恶现实，情节离奇，画面生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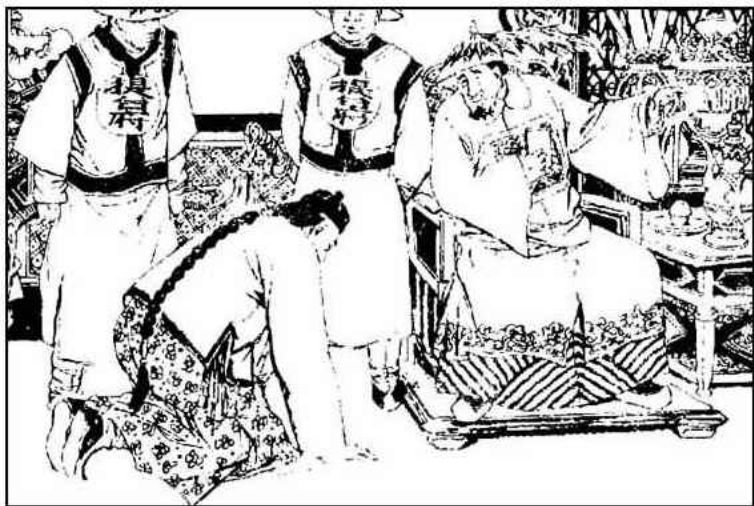
(1) 冒得官本是江阴泰兴县衙门的一名随从。一天，因错做了一件事，被主人骂了一顿，闷极无聊，便到烟馆去吃烟解闷。



(2) 这时，一个彪形大汉走进烟馆，对店老板说自己打过“长毛”，得到副将的官衔，现在委任的札子也带在身上，只需几十块钱便出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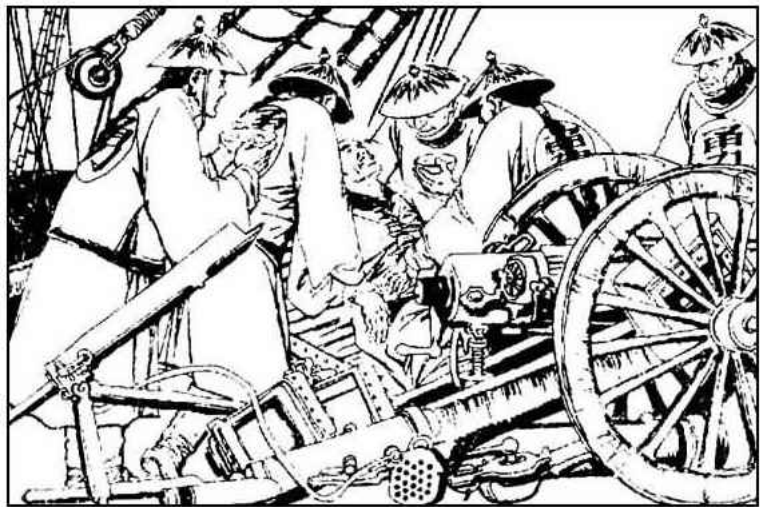
(3) 冒得官听得明白，忙请大汉坐下，看过札子，见上写的名字是“毛得冠”，竟跟自己名字的声音有些相近，心中一动，即以三十块钱买下。



(4) 第二天，冒得官便到主人那里请了假，然后走了门路，拿着买来的札子去见提台（提督，一省的高级武官），提台竟看不出破绽，委了他炮船管带（统辖一营的长官）之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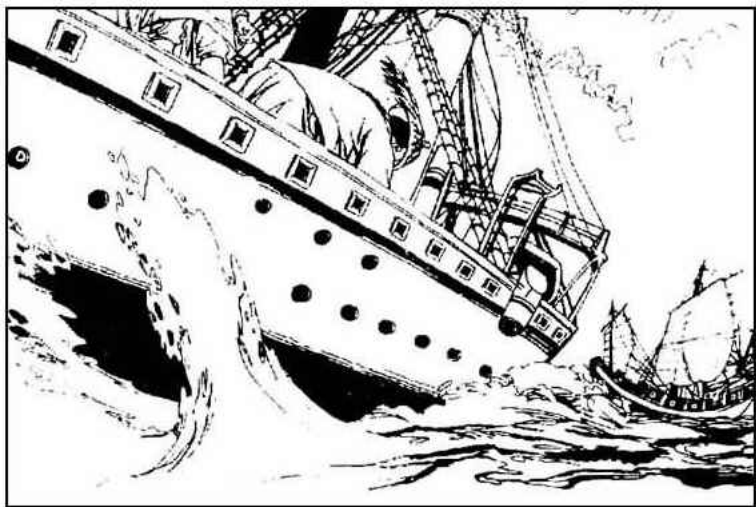
(5) 一天，提台传令操练，冒得官身为管带，当然要站在船头指挥兵丁，无奈他不会泅水，不免心惊胆战，一上船板便滑了一脚，跌下水去。



(6) 众兵丁慌了手脚，好不容易，把他捞上了船，又拿来板凳，把他背朝天，脸朝下淌了半天水，最后再灌了两碗姜汤，总算救醒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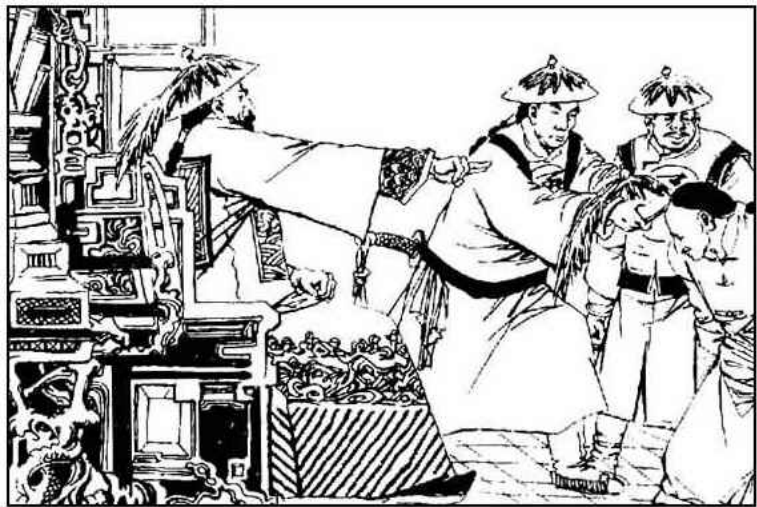
(7) 第二天，提台问及此事，冒得官恭恭敬敬地答道：“小人托老师洪福，跌下水去没死，还量得水深五尺哩！”知情者无不掩面而笑。



(8) 又过了两个月，提台派他去捉拿盐梟（私贩食盐的人），不料炮船才到，当夜反被盐梟悄悄地跳上了船，把军器、帐篷拿个干净，冒得官被吓得跪在船板上直磕头。



(9) 可是第二天，冒得官便又闹到县里去，指斥地方官缉盗不力，并开了一张假帐，硬要知县认赔，知县又气又恨，可又没奈他何。



(10) 恰好这时新换了一个提台，又与知县有点交情。新提台到任，正要立个下马威，当即把冒得官的差使撤了。



(11) 昌得官被撤之后，无颜再到江阴，幸好在炮船上多赚了几个钱，便带着家小，到南京谋官去了。



(12) 到得南京，冒得官第一件事就是找寻当官的门路。有人介绍他走羊统领的路，还说：“羊统领贵人事忘，姨太太早晚在旁，如果得她替你说话，没有不成事之理。”



(13) 冒得官说：“那姨太太在里头，如何能见到？”那人说：“这种事得下水磨工夫，里里外外先打发好，以后有机会，他们自然会通知你。”冒得官点头称是。



(14) 冒得官立即如法炮制，先从羊统领的门人结识起，天天跑去厮混，又送了许多东西，大家都同他好得不得了。终于打探得羊统领有八个姨太，哪一个最受宠。



(15) 这姨太要裱糊一间房子，想到一种有颜色花头的洋纸，不料派了许多官差，仍未买到。



(16) 官差于是给冒得官说了，冒得官花了整整三天功夫，把南京里大小洋货店，城外下关的洋行统统跑遍，居然给他找到了。



(17) 姨太把房子裱糊好，连夸官差办事得力。这官得了冒得官的好处，便说：“这纸是一个来营里报效的冒某人足足跑了三天才弄来孝敬太太的。”



(18) 姨太问：“我还不知道他背地里为我出力哩！他是个什么功名？”
官差回答：“他是个副将衔的，在江阴带过炮船。”姨太即说：“他要差使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明天就叫他去见羊统领。”



(19) 差官把话传给冒得官。第二天，冒得官来到营里，羊统领果然立刻见他，当面还许了许多差使。



(20) 不料三天过去，冒得官仍未接到委任的札子，差官又去同姨太说了。姨太正想卖弄一下自己的手段，即派人去把羊统领请来。



(21) 羊统领一到，姨太即撒起娇来，把羊统领的胡子拉住不放，要羊统领给冒得官一个好差使。



(22) 羊统领答应三天内解决，不料姨太仍然拉着胡子不放。羊统领一向纵容惯，又因爱生惧，不敢做声，最后只得立刻去办。



(23) 羊统领于是给营内的一个管带加上个“营务废弛”的罪名，把他撤了，让冒得官接管。



(24) 他写好札子，拿去给姨太过目后，刚要派人送去，谁知冒得官早得到消息，在门外等候多时，接过札子，立刻进来叩头谢恩。



(25) 不料营内有个哨官叫朱得贵，正是那个卖官衔给冒得官的彪形大汉的外甥，那天他陪着舅舅去过烟馆，认得冒得官。



(26) 冒得官上任第二天，朱得贵即独自求见。说出真情，向冒得官勒索一笔钱。昌得官恃仗自己是他顶头上司，死不认帐，并叫人把朱得贵赶出营门。



(27) 朱得贵不肯罢休，一直闹到羊统领那里，羊统领本想替冒得官包涵过去，无奈风声已传到制台大人耳里，只得把冒得官传来查问。



(28) 冒得官以为这差使是姨太太关照的，羊统领也不会不给姨太太面子，于是也不隐瞒，把那买来的札子呈了上去。



(29) 羊统领接过札子细看，上面写着得功名的年纪，算起来足足有六十多岁，转眼看看冒得官，却还不到四十，心中有数，便冷笑几声，喝令送客。



(30) 冒得官本有两个太太，分两下里住，一个是结发妻子，生得一儿一女，小姐年方十七，也有点模样；另一个是个二婚头，冒得官平日只与这二婚头同住。



(31) 冒得官做贼心虚，回到家中，愁眉不展，二婚头忙问究竟，冒得官便把碰钉子的事说了，想到宦途坎坷，不禁仰天长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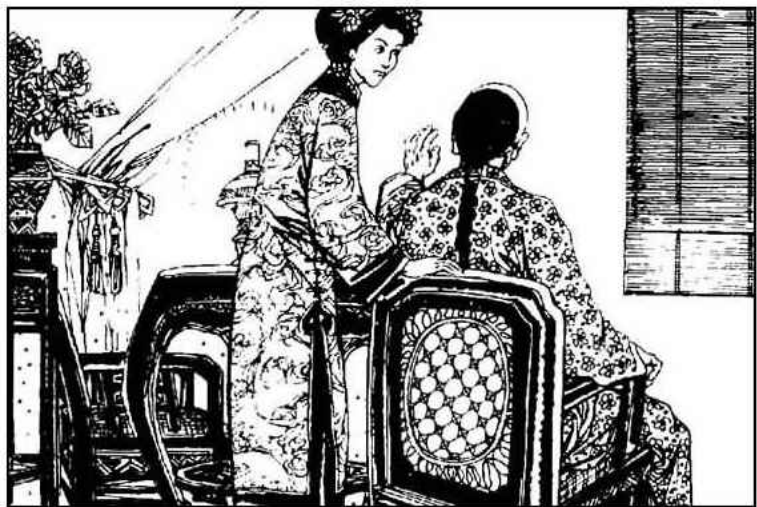
(32) 这二婚头平日善搬口舌，挑是非，与正太太的冤仇越结越深，总想找个机会报复，这时眉头一皱，忽然计上心来。



(33) 她先把丈夫软语温存一番，然后说：“权柄都在羊统领手里，得想个万全之策才好。”冒得官道：“我何尝不知，无奈哪来这许多银子？”



(34) 二婚头嗤的一笑道：“你就晓得非钱不行？我倒有个法子，就怕你不做，到时反添我一层冤家！”冒得官忙道：“快说出来！快说出来！”



(35) 二婚头道：“你不是说羊统领专在女人身上用功夫吗？”冒得官说：“不错，但你总不能去陪他替我求情呀！”二婚头道：“谁要我这四十开外的人呀？不过倒有一个现成的！”



(36) 冒得官拉着二婚头说：“你说的到底是谁呀？”二婚头故意踌躇半晌，然后又说：“你是一家之主，权柄都在你手里呀！”冒得官越发急了，二婚头却说：“这件事不要问我，你去同你家小姐商量。”



(37) 冒得官一听，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二婚头劝道：“姑娘早晚要出阁，与其配个中等人家做大，不如送给一个阔人做小，自己也乐得受用啊！”无奈冒得官只是摇头，二婚头便赌气去睡觉了。



(38) 冒得官独自盘算到半夜，终于从床上把二婚头唤醒。称赞说：“主意不错，只怕太太、小姐不答应。”二婚头道：“贱妾早把法子想好了。”把嘴如此这般的在冒得官耳朵上说了一阵，冒得官连连点头称是。



(39) 第二天一早，冒得官急急奔到正太太住处，门人开了门，他便一直跑到太太房里，掀开帐子问：“鸦片烟盒子在哪里？”太太以为他烟瘾发作，便说：“还不是在抽屉里？”即唤女儿起床替他打烟。



(40) 女儿还未下床，冒得官已找到烟盒，拿烟往嘴唇上一抹，然后把烟盒往地上一丢，咕咚一声倒在地上，口里喊：“我不是要吃烟，我是要寻死呀！”



(41) 太太、小姐一听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忙起来看时，果然见老爷吞了鸦片。连日来，老爷受到羊统领申饬的事，母女俩亦有风闻，以为他这回是无脸见人自寻短见了。



(42) 太太、小姐慌了手脚，连哭带喊，公馆的人也闹腾起来，一面差人去取药，一面叫人拿粪给他吃，都说：“吃下去，一吐就好了。”可是冒得官咬紧牙根不肯吃。



(43) 太太、小姐救人要紧，亲自动手，拼命撬开他的嘴，拿粪灌下去。冒得官急了，用手摆了兩摆，挥退众人，一骨碌坐起来。



(44) 太太、小姐惊魂未定，冒得官已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趁烟毒还未发作，我有口气，向你们交代几句，等你们晓得我是为谁人而死呀！”说着便用手指着小姐。



(45) 太太忙问：“怎么为了她？”冒得官道：“可恨羊统领看上了她，才有意来挑剔我！”太太道：“羊统领不是有太太、姨太太么？”冒得官道：“呸，他要她去做小的，你看，我这脸往哪里搁呀？”



(46) 冒得官见太太小姐低下了头，进而说：“那羊统领撤我的差使也罢了，还说一定要查办哩！现在除了把女儿孝敬过去，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！天啊！”



(47) 太太听了，念着老爷性命难保，又肉疼女儿受糟蹋，心里顿时七上八下，禁不住泪如雨下。冒得官拿袖子装着擦眼泪，却偷看着女儿，见女儿只管哭，发急道：“我的命就在你们手里，要我死还是要我活啊？”



(48) 小姐逼得没法，哭着道：“都是我招来的祸害，害得爸爸寻死，不如我自寻个解决！”说着，拾起烟盒就想寻死，却被太太一手抱住：“一个还未救活，怎么又加上一个？”



(49) 冒得官见此，又发狠道：“罢罢罢，我自己养的女儿也不能救我一命，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？”小姐也哭道：“罢罢罢，只要你老人家的脸搁得下，我能说个‘不’字吗？如果我不答应，明明就是我逼死你老人家了！我担当不起！”



(50) 冒得官见女儿应允，当即做出呕吐之状，吐了些白痰，接着就爬起来替女儿磕了一个头说：“我这条老命全亏你救了，我决不会忘记的！”小姐也满腹委屈跪下道：“这是女儿命中注定，也怪不得爸爸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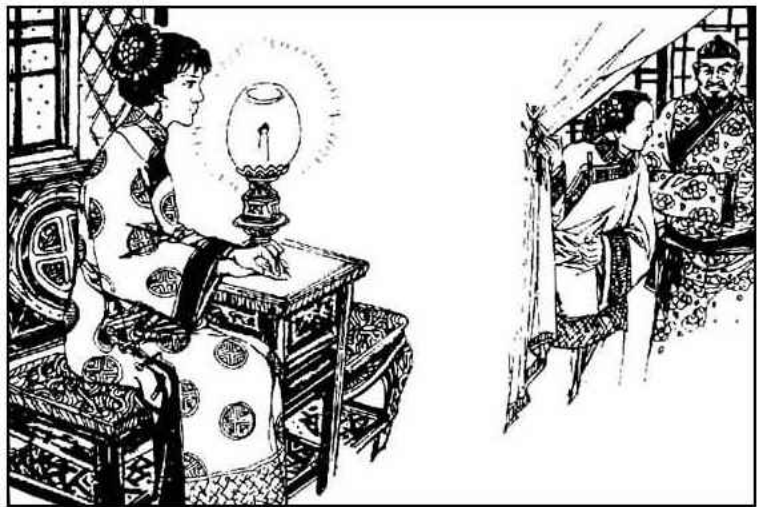
(51) 冒得官说好了太太、小姐，第二件事就是想法子将女儿弄进去了，原来走姨太的路，这回是决不可让她知道的。他终于找到那总是拿着烟枪跟随羊统领的小戈什。小戈什得了许多银子，自然乐于帮忙。



(52) 小戈什回府，便对羊统领说，新近后门对面新搬来母女俩，女的才十七岁，长得极俏，急于嫁人，而且不消另外租公馆，晚上请过去就是了。羊统领是个好色之徒，哪有不乐意之理？



(53) 冒得官得了消息，忙吩咐将女儿打扮停当，又收拾一间房屋，将家中上下人等统通交代清楚，自己便躲到一个朋友家去过夜。



(54) 这晚，小戈什便把羊统领带到冒得官公馆，馆中各人早已串通好了，当即把他领到小姐房中。



(55) 良宵易过，不觉天明，羊统领正在好睡，忽听得门外有男人说话，声音十分耳熟，不禁起了疑心，忙下床来看。小姐羞答答地说：“大人怎么不多睡一会？”



(56) 不料这时，有人叩了两下门，也说：“天还早得很，大人怎么不多睡一会！”羊统领更是摸不着头脑。小姐早下了床，把门打开。



(57) 羊统领朝门外一看，只见一个男人跪着不动，口里道：“小人在此伺候老师，难得老师赏脸，感恩非浅！”羊统领认出是冒得官，顿时恍然大悟。



(58) 自此，羊统领便天天到冒公馆走动。冒得官的罪名自然洗刷干净，而那个给冒得官找麻烦的朱得贵，却被羊统领调到四川当差去了。

(完)



责任编辑

罗兆祥

叶家斌

封面设计

黄增立

冒得官宦海沉浮录

改编 马鼎盛 等

绘画 洪斯文

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、总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新会县印刷综合工业公司印刷

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64 印张：1.75

ISBN 7-5362-0159-1/J·0160

定价：0.43元